

走进文化漯河

□高晶晶

日前,记者跟随信阳日报社“走进漯河”采访组,探寻漯河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轨迹。一路走来,从好奇到感慨,记者不禁为漯河区的一些做法叫好。

青砖墙,石板路,小桥流水潺潺。穿过信阳书画院牌坊似的大门,记者一行似乎走进了一座别具一格的园林。园中有景,景中有画,是人工雕琢,却又匠心独运。“这座墙的瓦片,我们使用的都是原来房子换下来的旧瓦片。”在园区工作人员的介绍下,似乎

□黄宁

题记:第15个记者节来临之际,记者与报社同事到漯河区采风,在探访新县著名根雕艺术家周厚安设在信阳书画院中的根艺馆时,感触良多。

有人曾把人类出现的历史比作浩渺宇宙亿万光年时间轴中的最后坐标。无限的大自然激发了人类对未知强烈的好奇心,打破时间与空间的藩篱,人类探索自然之美的脚步永远没有停歇。

美有美的摄人心魄,但丑到极致的美,或许更让人眼醉心惊,令人叹为观止的奇石、根雕艺术等皆属此类。在现代美学的视野中,自然美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处于默默无闻的境地,“三分人工,七分天成”,正是多了这三分的人工,方才造就那“化腐朽为神奇”的惊世之美。

一直在寻找着一个小镇
那里有美丽的爱情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将你舍弃

都说周庄聚集了所有的美丽和旖旎
但是却你没有自由自在的嬉戏

都说乌镇是粉墙黛瓦,梦想之地
但是却你没有水中倒影,

早安,信阳

吕樵

轻轻的黎明,轻轻地走来,
年轻的信阳焕发了光彩。

轻轻脚步,轻轻地踏踩,
飞腾的信阳,梦幻的未来。

机车在霞光里穿行,
高楼在歌声中舞动。

柳的柔枝在惬意地飘荡,
群燕在空中盘旋,盘旋……

暖风熏得信阳醉了,
碧绿的胸脯起伏,起伏……

远方的汽笛抛一把线团,
一直牵向天边。

勤劳的人们大声地呼喊:
信阳,早安!

连园中那“三不”石猴,都包含着文人特有的细腻。园里竖起了一个大大的宣传牌,红色背景上的文字介绍着一位即将在这里做画展的息县画家夏映志,展出一幅幅精美画作让人流连忘返。书画院院长江先生说,这个画展只是一年中数不清的展览中的一次。书画院既是展示信阳文化的窗口,又是信阳本地文化界人士、全国知名书画家相互交流的平台。园里优美静谧的环境,恰是一方凡尘中安放心灵的净土。

与信阳书画院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还有坐落于金牛文化园的何家安美术馆。不同的是,这个美术馆常年展出画家何家安的个人作品,供市民和游客免费参观。何先生是罗山人,他的画作以大别山自然风光为主题,用笔墨表达着对这片生养他的土地的热爱。馆内二楼设有创作室,厚重的墨香盈满整个屋子,走进这里的人无不对其认真的创作者心生敬意。

这,只是漯河区文化产业的一角。漯河区还有信阳美术馆、大别山书画院、信阳市政协书画院、中国书法考级基地、国家画院写生基地、中国艺术家

学术交流基地,举办了河南省第七届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博览会、全国书画名家精品展、中国山水画家邀请巡回展、中青年艺术家书画联展等多次活动,极大地加强了信阳本地文化与外界的交流,更是带动了与此相关的瓷器、书画、玉石、古玩等艺术品的交易,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如果这些听起来专业气息太浓厚,那么,漯河区还有一些更加亲民的文化发展措施。比如,金牛文化产业园就是集观光、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

的文化体验产业园。

在农村,从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到组建农村电影放映队、“送文艺、送歌舞、送戏曲”下乡;在城区,有图书馆、文化馆、文化中心,不断支持培养业余文艺团体。作为信阳毛尖主产区,漯河区的茶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全区建成了茶文化主题公园25个,茶艺馆、茶楼发展迅速……巨大的投入带来的是市民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通过文化润物细无声来滋养,让人们不断提升生活层次,提高个人素质和修养,以追求更富足、更有品位的生活。

文化似乎是缥缈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却是可见的。半天的采访,只是管中窥豹。记者相信,漯河区要做好大美漯河这个课题,发展文化产业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漯河区未来将如何更好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根雕:游走在自然之美中的艺术灵魂

面干如身。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大概也只有唐代的文人骚客才能把它们巧喻为“木居士”。发展至今,根雕不再成为朝圣贡品,不再成为阳春白雪的代名词,“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它们渐入民间艺人、收藏家的视野。曲高不再和寡,人们对美的欣赏一脉相承。

神奇,从不会因为死亡而失去光彩,那些看上去去死了的,一直在呼吸,似乎灵魂也不再寂寞。民间的智慧以变通见长,艺术又多了所谓残缺的美丽。那一块块、一根根看似笨拙的树根藤蔓,只要到根雕艺术家的手里,或大

刀阔斧,或删繁就简,或点缀琢磨,转眼间,一件令人悦目之品便浑然天成。他们不抱偏见地去学,因而能博采众长;不受拘束地去创新,因而能独树一帜。在观赏那些盘根错节和“藕断丝连”的作品时,还仿佛让人听到了它们穿石而过的崩裂声,感悟到了它们经风历电而畅律流动的生命音符与它们在刀刃之下瞬息脱胎换骨!个人的独

幕剧离不开社会大舞台,世相百态也可以浓缩在方寸之间。“东方醒狮”的王者霸气,“母子情”的舐犊情深,“思乡”的游子心切……一个根雕作品讲述一个动人故事,在艺术的殿堂,可以

任由灵感的放荡不羁。根雕的精妙之美就在于那“似与不似”的方寸之间。吸天地之精华,纳灵气于神工,当心中所想因形就势跃然而出时,抽象之美考验的是我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现代化的声浪无时无刻不冲击着摄影家镜头中的定格之美,人类的进步势不可挡,每天都有我们熟悉之物销声匿迹,也会有我们未知之美重生。现代背景下对艺术的造访,需要的是我们对自然的敬畏感恩之心,感谢自然的慷慨赐予,感谢艺术家的巧夺天工,感谢能让我们游走在大自然之美的艺术灵魂之中!

寻找

李浩

景明湖畔,烟花飞渡
留下我闲适自得的痕迹
一杯茶楼,清香四溢
留下我一抹浅浅的唇印
连那爬满旧藤的城墙

都写下我斑驳的往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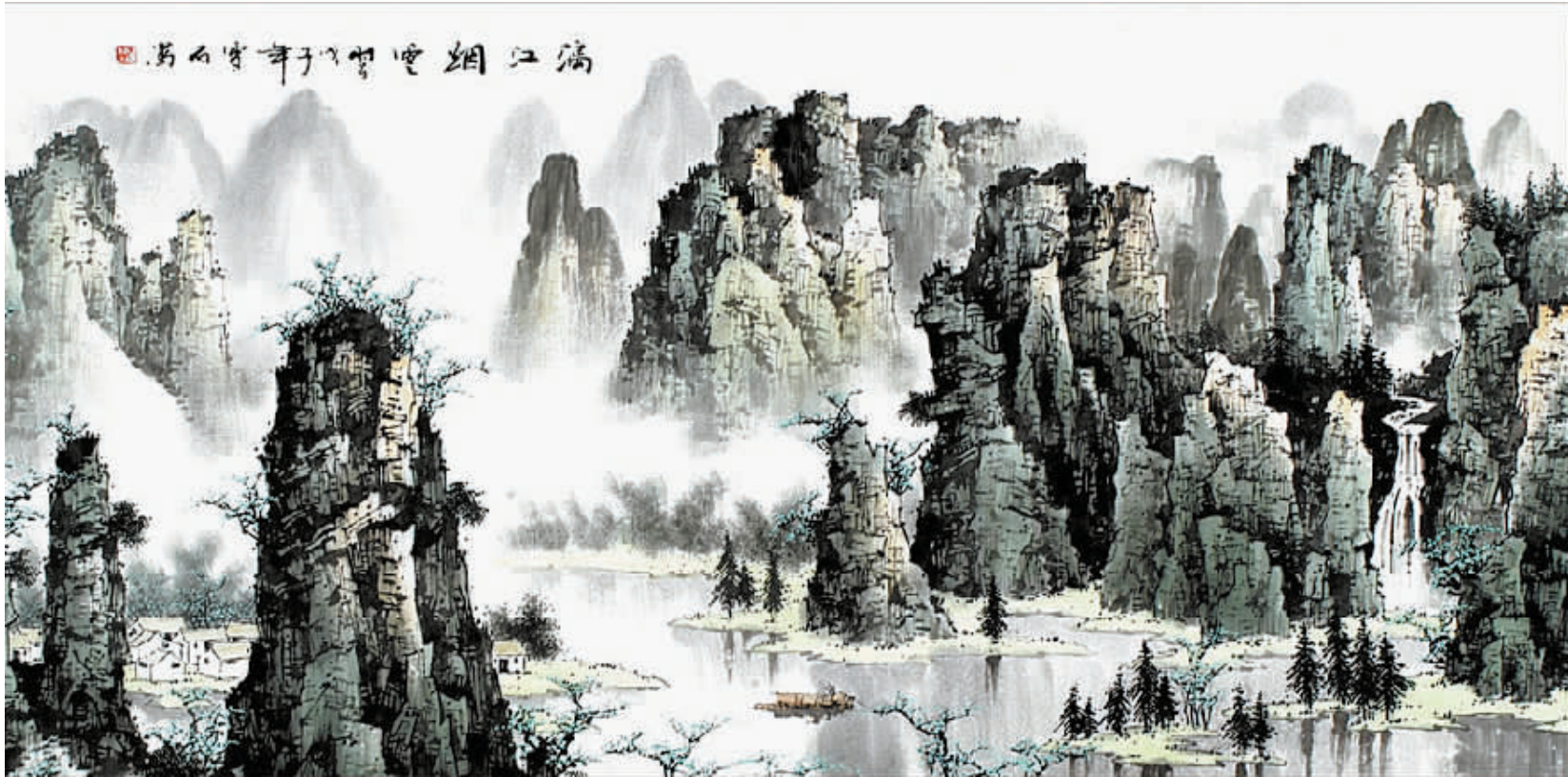
默默无声的金牛小镇
原来你一直都在那里

参观信阳书画院有感

黄铎

(一)
水碧林苍翰墨香,佳作痴趣内中藏。
时空若许能回放,唐寅苏轼翘指扬。

(二)
书画院中雅韵香,神融笔畅耐思量。
信阳儿女多才俊,启后承前创意昂。



漓江

马超作

从贾宝玉的疼惜想起2005年的那一碗海参汤

□曹雁雁

午休前,我照例拿起《红楼梦》看。无意中发现这本《红楼梦》又看到了第77回。我迟疑了一下,因为每次读第77回时,我都忍不住泪流满面。我想这次应该不会再伤心了,都为其中的情节哭过那么多次了,哪能那么脆弱。可是,我高估了自己内心的强大,也忽略了艺术作品的强大,读到宝玉偷偷去晴雯房里看望她那一段,我已不能控制眼泪,心抽得我不由自主站起来去洗那满脸分不清是眼泪还是鼻涕的东西。

宝玉看到晴雯病后躺在家里芦席土炕上,心内不知自己怎么才好,因上来含泪伸手轻轻拉她,悄唤两声。当下晴雯因着了风,又受了他哥嫂的歹话,病上加病,嗽了一日,才朦朦胧胧。忽闻有人唤他,强展眼帘,一见是宝玉,又惊又喜,又悲又痛,忙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道:“阿弥陀佛,你来得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渴了这半日,

叫半个人也叫不着。”宝玉听说,忙拭泪问:“茶在那里?”晴雯道:“那炉台上就是。”宝玉看时,虽有个黑沙吊子,却不像个茶壶。只得桌上去拿了一个碗,也甚大甚粗,不像个茶碗,未到手内,先就闹得油腥之气。宝玉只得拿了来,先拿些水洗了两次,复又用水冲过,用自己的手帕擦了又擦,闻了闻还有气味,没办法提起沙壶斟了半碗。看时,绛红的,也太不成茶。晴雯扶枕道:“快给我喝一口罢!这就是茶了。那里比得咱们的茶!”

宝玉在那边用衣服把茶碗又擦又蹭又闻的,我在这边已看得肝肠寸断,联想到后面宝玉为晴雯写的祭文《芙蓉女儿诔》,我的心都碎了。晴雯只是他的一个丫头,两人之间一清如水没有任何的欲望,可宝玉知道晴雯生病被撵出去后,不顾世俗的眼光偷偷去看她,只是因为晴雯曾照顾过他。我知道,这就是贾宝玉,他也就是曹雪芹,只有怀揣对生命的尊重和深情,才能在行为上深情

到这个地步。宝玉是个少爷,哪做过这些事情,他能放下自己贵族的東西去感受真正的生命,就是在修行,就是在为自己一生的富贵做修行,这就是曹雪芹做人的意义。

我曾经历过一件事,可惜我不知道他是谁,他的样子也渐渐模糊在岁月里,只有那个记忆告诉我,曾有那么一个人做过那么一件事,让我看到了他的动人之处。

那是2005年的冬天,我参加一个很多人的聚会,由于刚开始吃饭时,我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时,大家已相互介绍完并已开吃,所以我对桌上的很多人都都不认识,但大家都认识我,所以我坐下来吃饭时,熟悉的几个人向我打招呼让我赶紧吃。我旁边有一个中年男子,他没有说话,把我的筷子拿起来夹了两个核桃仁送到我碗里,说,写作辛苦,吃这个补脑。我道了谢开吃,过了一会,每人面前上来一碗海参汤,他侧头对我说,雁雁,我以前没有求你办过

事吧?我一愣,不知怎么回答。他说,那我现在求你一件事,帮我把这碗海参吃了吧?我慌张地笑着答应,好啊!于是他把面前的那碗海参汤轻轻地端给了我。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那一刻一下涌出,在那么多人面前,我不能失态,于是我立马装作弯腰去捡地上的筷子,快速地擦干,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和大家笑着谈论一些什么。等我想去问问他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他却离开了座位去和别桌人员喝酒了,那个时候,我想干些什么,可是能干什么,我不知道。我也知道我干什么都不合适,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后来,我们那个桌子的人慢慢散了,我也跟着回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后来的日子里,我曾有机会咨询一下他他是谁,后来觉得问出来也没有什么意义,或者也怕失望。也许他根本不吃海鲜,也许他只是出于本能的礼貌,

也许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会讨女孩子欢心。于我而言,珍珠仙子为报答神瑛侍者在她快枯死时所浇的一瓢水,投胎成林黛玉来到世上,用一生的眼泪还了贾宝玉的疼惜,而人微言轻无权无钱手无缚鸡之力,除了会写几个字,其他什么也不会,我什么也报答不了,所以知道不知道他是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的发生已有了意义。也许我和他就是那一碗海参汤的缘分,我能做的就是以后的岁月里,用心去写几篇小文,来报答那一碗海参汤的疼惜和眷顾。

每次想起这件事,我的眼泪都忍不住,他能不顾及桌子上的面子,很认真地将那碗海参汤送给我,而且以求我的方式表达真诚,这就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他让我看到的最动人的地方,我宁愿相信他有一颗钻石般的、充满佛性的怜香惜玉之心,一如贾宝玉,一如曹雪芹。

人世间,没有目的的疼惜才是生命中最动人的深情。

最是冬夜读书时

□周建

信阳的冬天已悄然来临,工作之余最惬意的时光,莫如冬夜读书。

冬夜读书,由来已久,民国熊伯伊曾说“冬读书,年去忙,翻古典,细思量,挂角负薪称李密,囊萤映雪有孙康。围炉向火好勤读,踏雪寻梅莫乱逛。丈夫欲遂平生志,一载寒窗一举汤。”形象美妙地描绘了冬夜读书的情趣,耐人寻味,感受深切,让我想起1995年冬天上高三时,夜读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白天忙于功课,夜晚在集体宿舍躲进被窝里,借着手电筒的灯光,沉浸在小说故事中,时悲时喜,时怒时艾,至今想来,仍怀念不已。

冬夜读书,别有一番风味。冬夜里拥被而坐,床头两侧散乱地堆满书籍,就着床边温润的灯光,随手翻阅,无声无息。雪花碎落在窗棂,把飘零和寒冷呼吸为遥远的诗意,那种深沉的情调在书本中润物无声。“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让冬夜有了一种体贴和憧憬。生活中的种种烦恼,佛家说都是菩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一切的恩怨过往在冬夜的书香中,都泯为相视的一笑,顺风顺水的姿态,让冬夜散发出一丝坚韧和执着。

冬夜读书,别有一番感悟。毕业后曾在贤岭脚下学校任教,偌大的校园,夜晚只有我一人留守。下雪的时候,在四壁漏风的小屋里翻阅《世说新语》,漫步操场,遥想“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入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每思至此,不由击节称叹,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平凡的生活,不正需要这种豁达趣味吗?白居易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让无数个冬夜充满期待,三五好友,围炉夜话,自是人生一大快事;经世日久,杂事纷繁,一个略带温柔拒绝的“忙”字,让多少昔日好友渐行渐远。

最难忘风雨故人来,已成为平凡生活中的奢侈与梦想。东晋桓温北伐,见少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攀枝执条,泫然流涕。“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每读至此,总不由心有戚戚,黯然良久。“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世间万物,终归逝去,珍惜拥有,珍视当前,平凡生活中锻炼出一颗豁达自在之心,才是拥抱天地的大自由。

多年离家已成客

□张金刚

母亲围着锅台忙活,父亲来回打着下手,而我,却坐在门槛上晒太阳、玩手机,偶尔与父母唠家常。邻家大嫂进院,冲正炒肉的母亲喊了一句:“家里来客啦!”母亲头也不顾上抬,应到:“哪呀,是俺家三小!”听罢,我一怔,感觉自己多年离家在外,回家甚少,恍然已成客人。

其实,经常做饭的我,也试图凑到母亲跟前帮忙。可母亲扭头简单一打量我,便摇头逗趣说:“家里灰尘多,灶前烂草多,做饭烟熏火燎、油点飞溅,别再把你的衣服弄脏了。回家一趟不容易,还是歇着吧!”我顿时满心羞惭,挽起袖管,下手忙活;用行动告诉母亲,我还是庄户人,没那么娇情。

可真下了手,便成了无头苍蝇;难动手,光动嘴,问个不停。切菜,要问菜刀在哪儿,胡萝卜在哪儿,葱姜蒜在哪儿?烧火,要问火架在哪儿,柴火在哪儿,烧什么柴?炒菜,要问铲子在哪儿,油盐酱醋糖在哪儿,炒到什么火候二老吃得动?全然是给母亲忙中添乱。无奈,母亲一声笑叹:“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你真是越帮越忙!”退到一旁的我,看着母亲佝偻的身影,不由黯然神伤,这还是我的家吗?我还是家里的一员吗?怎么感觉真成了客人?

我突发奇想,四下找寻家里自己曾经留下的痕迹。还记得有一沓我在师范读书时的书信,压在柜底,想留作青春的记忆。可我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找到。母亲略显歉意地告诉我:“多少年你也不提这些信,以为你不要了;但又怕有什么秘密,就给你烧了!”我虽不舍,却安慰母亲说:“我只是忽然想起来,是没用了。”

吃饭,父母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客气得让我深感不自在,有愧意。饭后,母亲紧着收拾碗筷,把想洗碗的我推向一边,将电视遥控器扔给了我。随后,拿出崭新的背褥,晾晒在阳光里,说:“这还是你们结婚那年回家时盖过的。”细想,因工作忙、女儿小,每次回来都是匆匆忙忙,已八九年没在家睡过觉。

父亲说要下地刨花生,问我去不去。我高兴地问:“去哪?”父亲搭话:“谷地沟!”我愣了一下;母亲忙提醒:“哎呀,就是你小时候上树摘柿子掉下的那个山沟嘛。”我“哦”了一声,不好意思地跟着父母出了门。进了沟,却找不到自家的地;也难怪,多少年没回村种地,记忆淡了许多;加上村里的地荒的荒、撂的撂,父母力所能及地捡块好地种些花生,我哪里识得。

陪父母摘花生,农活已显生疏,吃力地扛着口袋回家,一进院,早已口干舌燥。看见院子里满树黄澄澄的果子,垂涎欲滴。伸手、拽枝,摘了一颗,洗了,坐在台阶上,吃个痛快。没想到,片刻一个小女孩拉着母亲回家,边走边指着告诉我:“奶奶,就是他,偷摘你家李子!”

我和母亲一阵大笑。母亲笑得灿烂,贼孩子的天真,我笑得凄然,笑自己竟闯了“贼”。童年背诵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如今,才真正明白了其中的尴尬与无奈。村子,如今是祖辈和新生代的村子;老屋,彻底成了父母守候的家园。而我,是多年离家已成客。